

蒲公英童书馆 国际大奖小说系列

松饼屋的 异想世界

[美] 波莉·霍维斯 著 闻若婷 译

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松饼屋的异想世界

[美] 波莉·霍维斯 著 闻若婷 译



YZLI0890120767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

EVERYTHING ON A WAFFLE by Polly Horvath.
Copyright © 2001 by Polly Horvath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LLC, New York.
本书中文译稿版权属哈佛人出版社所有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松饼屋的异想世界/(美)霍维斯著;闻若婷译.
—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09.3
(国际大奖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221-08488-0

I.松...II.①霍...②闻...III.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31132号

松饼屋的异想世界 [美]波莉·霍维斯 著 闻若婷 译

出版人	曹维琼
策 划	远流经典文化
执行策划	颜小鹂
责任编辑	苏 桦 颜小鹂 张丽娜
出 版	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
地 址	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
电 话	010-85805785(编辑部) 0851-6828477(发行部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制	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09年5月第一版
印 次	2009年9月第二次印刷
成品尺寸	210mm×170mm 1/16
印 张	10
书 号	ISBN 978-7-221-08488-0
定 价	20.00元
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

本书食谱注意事项

本书食谱中的用量是依照小樱和包泽小姐的习惯而写，
如果读者想依照书中的食谱烹饪，
请参照本书最后面的测量标准，换算成国际标准单位。



| 目录 |

第一章 我的父母在海上失踪了 1

第二章 搬到杰克舅舅家 12



第三章 死掉的捕鲸人 18

第四章 差点进监狱 29

第五章 琳娜的水煮马铃薯 36



第六章 包泽小姐的预感 46

第七章 毛衣全都不见了 56

第八章 我失去了一只脚趾 64





第九章 杰克舅舅的主意 81

第十章 我烧了一只天竺鼠 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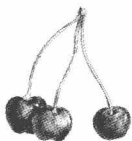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一章 在“红秋千上的女孩”吃晚餐 98

第十二章 我又少了一根指头 108

第十三章 失火了! 119

第十四章 波菲迪小姐走了 126

第十五章 大家都回家了 141



第一章

我的父母在海上失踪了

我住在加拿大的柯尔港，它隶属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，自出生以来，我一直住在这儿。我的名字叫小樱·史瓜普，今年十一岁。我头发的颜色很像裹上一层黄杏汁的胡萝卜（食谱在本章后面）；皮肤既白皙又光滑（除了长雀斑的部位之外）；眼睛则像是夏日的暴风雨。

六月的某一天，海上刮起了台风，随之而来的暴风雨笼罩了我们的房子。迟迟不见爸爸的渔船，妈妈很担心。妈妈并不是那种一遇上事就不知所措的人，她立即穿戴好黄色的雨衣、雨帽，把我带到波菲迪小姐那儿，并对她说：“波菲迪小姐，约翰出海去了，我担心他的渔船没办法安全靠岸，所以我想驾我家的小帆船去找他。”很显然，任何一个有思



考能力的人都应该劝阻我妈妈：如果大渔船都没办法在巨浪中航行，你们家那艘小船就更不用说了。不过波菲迪小姐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谈话上，她只是对妈妈点了点头。那就是我最后见到我妈妈的情形。

爸爸的渔船一直没有回来，我们家的小船也是，那年的整个六月我都住在波菲迪小姐家。他们为我父母举办了一场追悼会，但我拒绝参加。我知道我的父母没有淹死，我想他们大概被海浪冲上了某座小岛，正等人去救他们。每天早上我都跑去码头看归航的船只，心里坚信一定会看到我父母回来，也许他们会骑在拖在渔船后方的鲸鱼背上。

“波菲迪小姐，我不知道乔纳^①的故事对你来说有何含义，”我说，“但是对我而言，它是说人的心中要充满希望。我很确定我的父母如果没有被鲸鱼吃下肚的话，现在一定在担心我过得好不好，而且急着回家找我！”最后几个字我是对着波菲迪小姐离去的背影喊的，她常常在我话说到一半时就径自走掉了。这种行为让人感觉她很没有诚意。

① 出自《圣经·约拿书》，上帝要乔纳去尼尼微城预言四十日后城将毁灭，但乔纳违背旨意，乘船逃往他施。上帝使海上掀起大风浪，最后船上的人将乔纳丢入海中，风浪才平息。乔纳被一条鲸鱼吞入肚中，他在里面祈祷了三日，终于取得上帝的原谅，被鲸鱼吐回岸上。乔纳履行了和上帝的约定，而尼尼微城民听到预言后诚心祈祷悔过，最后上帝收回毁灭的命令。



我并不在意波菲迪小姐就这样离去，但我很在意她身上散发的樟脑丸味，这股味道虽然没有浓烈到叫人受不了，不过却总是在她身旁挥之不去。她家里每个抽屉都塞满了樟脑丸，我不懂为什么全镇只有波菲迪小姐为虫害所苦。有一天我拿起包装盒看了看上面的说明，“呃，波菲迪小姐，”我说，“你会不会是没看懂这上面的说明啊？你用的樟脑丸好像太多了，对身体有害的。”但是波菲迪小姐已经走出了房间。

其实呢，这不是我该管的事。目前镇民代表们还没有想出该如何安置我，所以他们用他们称作“史瓜普夫妇的遗产”、而我称作“我父母的银行存款”的钱，付给波菲迪小姐每小时三美元的保姆费，这是她的行情价。镇民代表们为我的安置问题大伤脑筋，因为我的父母并没有留下遗嘱，也不曾料到有一天他们会同时在海上消失。不过就连我都算得出来，以一小时三美元的价格，我跟波菲迪小姐一起住不了太久。

有一位镇民代表曾提出抗议，说在那漫漫长夜，当我沉睡、波菲迪小姐也在自己的床上呼呼大睡时，还要付一小时三美元的保姆费未免太贵了点。不过跟波菲迪小姐争辩是徒劳无功的，她对钱可是锱铢必较。柯尔港有捕鲸业、捕鱼



业，还有海军。如果你既不捕鲸又不捕鱼，也没有从事海军相关的工作，你就要拼尽全力才能勉强过活，所以波菲迪小姐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几年前她的钱真的不够用了，所以她不得不卖掉她的小木屋，然后买了一间更小的小木屋。在搬离原来的小木屋前，她把球茎类的花一个一个都挖走了，包括郁金香、黄水仙，还有番红花。因为她不想当个讨厌鬼，所以她把那些坑都填好了。房屋中介员知道这件事后，马上气冲冲地来找她，“波菲迪小姐，”他说，“你不能这么做，买房子的人以为前任屋主会把花留下。”但是她回答说，每一个球茎都是她买的，而且也是她种的，所以她要把每一个都带走。说到球茎，她又把每一个电灯泡^①都拧了下来，也带走了。老天爷啊，连一块抹布她都不会留给新任屋主的！

快要八月的时候，镇民代表会终于决定邀我去开会，讨论我未来的命运，他们找了学校的辅导员哈妮卡小姐陪同我和波菲迪小姐一块儿出席。哈妮卡小姐是全柯尔港最像精神科医生的人，其实根本不像。大家都知道哈妮卡小姐出身于英国的贵族，等她那位八十三岁精力十足的父亲死后，

① 球茎的英文是flowerbulb，可简称为bulb；而电灯泡的英文是light bulb，亦可简称为bulb。



她就可以继承英格兰约克郡一半的土地。大家都对她非常非常好，因为他们想也许有朝一日她会在遗嘱中提起他们的名字，或者至少在她取得约克郡的庄园后能邀他们去见识一番。只有我妈妈不跟哈妮卡小姐打交道。妈妈说如果哈妮卡小姐没有周游世界的丰富阅历，那她就是个讨厌鬼。妈妈说她只会聊八卦，不能像正常人一般交谈，而且她之所以会流落到柯尔港这个小地方，是因为这里是她唯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，原因是她父亲刚好认识柯尔港小学的校长！

不过，我倒是希望听听哈妮卡小姐讲她去过的地方和她所见的奇事。我记得她曾跟我妈妈说过，她很小的时候，就在中国坐火车旅行的途中学会了玩桥牌。这太不公平了！她在我这个年纪时就已经知道了很多世界上的事，而那些事，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见识！

当哈妮卡小姐来敲门时，我跟波菲迪小姐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波菲迪小姐穿着一身十分老旧的花呢套装，手臂上挂着一个黑色漆皮包。波菲迪小姐认为这身英国女王般的行头会让她受到人们的尊敬，这样的装扮让她有优越感，而且她要让自己时刻保持这种优越感。很不幸，哈妮卡小姐也是这种人，所以她看波菲迪小姐的眼神，就像是在看一条刚死在她脚边的鲭鱼。



一路上，哈妮卡小姐一直在说她对我父母的去世感到多么难过。“去世”听起来很刺耳，我终于忍不住打断她说，她肯定弄错了，而且不管我父母要多久才能回来，我都会在这里等他们。哈妮卡小姐说我这种态度很不切实际，我应该为我的未来早作打算。波菲迪小姐一路无语，她对我俩的谈话嗤之以鼻。

到了会议厅后，我们在靠前的位置坐下，等着人到齐。波菲迪小姐不停地用鼻子吸气，因为她吸得太起劲了，坐在前后排的人也开始学她用鼻子吸气，想知道波菲迪小姐到底闻到了什么气味。没过多久几乎所有人都在吸气了。

“他们都感冒啦？”波菲迪小姐没好气地说，还转过来用责难的眼神看着我，“一大堆人挤在这么小的会议厅里，这下我们大家都要生病了。”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所以盯着自己的脚，然后从我的裤子口袋里掏出我妈妈的小记事本。那天，我妈妈从波菲迪小姐家离开时，记事本从她的雨衣里掉了出来。记事本没用几页，除了一份杏汁胡萝卜的食谱和一张旧的购物清单，剩下的都是空白。我们坐在那儿等待会议开始时，我就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份食谱。

等到最后一个人进来也用鼻子哼了一口气后，哈妮卡小



姐就宣布会议开始。她先说明我父母账户里的钱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并且她认为让我去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亲戚家实在不算什么好安排，所以镇民代表会应该设法请来我最亲的亲属——杰克·狄恩先生。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杰克·狄恩是他们唯一能联系上的亲戚，而且没有其他人出面表示愿意收养我。

那就祝你们好运吧！我想。因为有一次我妈妈提到她弟弟时，说他是一个漂泊不定的人，妈妈叫他“流浪杰克”。哈妮卡小姐查出他正在海军服役，驻扎在加拿大的另一端——新斯科舍省的哈里法克斯市。

我认为如果他会到柯尔港来，那可真是奇迹，但是后来这个奇迹真的发生了。会议结束后，代表会就联络了正在海上的杰克舅舅，他说他没办法来；但是没过多久，海军全军大调班，而他恰好就被分配到了柯尔港的基地。镇民代表们觉得真是太幸运了，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接收我这个麻烦了。

杰克舅舅一到这里就被抓来参加镇民代表会议。当高大、宽肩、金发、脸色红润、留着小胡子的杰克舅舅一走进房间，哈妮卡小姐就若有所思地盯着他。这让我很惊讶，因为杰克舅舅看起来像只猪——虽然应该说是一只又瘦又



帅的猪，而哈妮卡小姐看起来像只乌龟。想象一只猪跟一只乌龟在一起的情形是挺困难的，不过我可以用它来打发会议时间。

镇民代表提醒杰克舅舅，我现在正以一小时三美元的代价住在波菲迪小姐家等候发落。杰克舅舅听到他们这么说，有点糊涂了。他本来以为在他拒绝来这里之后，镇民代表会找到其他亲戚或监护人来照顾我。他解释说他是教官，为了工作方便，他刚搬进一所基地体育馆附近的小房子里，因为他要在体育馆里教课，而且每天都在那附近活动，但是那里不允许带着孩子住。如果他要带着孩子，就得搬到基地的家属住宅区去，但他很不乐意搬到那里。镇民代表们听杰克这么说感到十分惊讶，他们原以为杰克见到我会表现得很伤感。我倒是没这么想过，反而很欣赏他诚实的态度。毕竟我俩原本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。

整个会议拖了很长时间，因为就像以往一样，有三个人很喜欢自说自话又不肯闭嘴，而主席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他们一直在说废话。这几个人让大家都心力交瘁，最后的结论就是杰克舅舅应该再考虑考虑，会议就这样结束了。接着大家一哄而散跑去吃蛋糕喝咖啡。

哈妮卡小姐拿着一块超大的蛋糕走向杰克舅舅，我真



想不出杰克舅舅该怎么处理那块蛋糕，因为他的盘子里已经有一块了，而且他的嘴里还塞着另外一块。我已经把自己的那块吃完了，所以我说不如给我好了。哈妮卡小姐白了我一眼，不过因为杰克舅舅一直在冷眼旁观，所以她还是把那块蛋糕给了我。接着哈妮卡小姐告诉杰克舅舅，她个人从不认为杰克舅舅有义务接收我。她觉得，要求一个单身汉收养一个孩子，太过分了，不管他们是不是有亲戚关系。她劝杰克舅舅不必因为无法接受这个挑战而感到不安。杰克舅舅一直冷冷地看着她。哈妮卡小姐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军官的工作本身就已经够有挑战性了，她的爸爸以前也是军官，所以她很了解。哈妮卡小姐完全改变了她之前的立场，我吃惊地呆站在那儿，微微张开的嘴巴里塞满了还没来得及咽下去的蛋糕。哈妮卡小姐接着说，有很多很棒的寄养家庭可以收容像我这样的孩子，不要听那些恶意的传言，还是有很多人愿意领养年纪大的孩子的。这时，杰克舅舅伸出手臂搂住我说，他已经决定要自己照顾我了。那是一个温暖的怀抱，也是我父母失踪以来我第一次遇到的真正有人情味的接触。虽然我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与哈妮卡小姐作对，但我还是觉得很欣慰。

“别担心，”我对杰克舅舅说，“这种日子不会太久



的，我确定我爸爸妈妈随时会回来。”

接着，柯尔港的海军部队被派去执行一个维和任务^①，而且政府决定永久关闭这里的基地。镇民代表以为杰克舅舅要离开了，他们之前的工作都白做了。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杰克舅舅辞掉了海军的职务，投入了房地产业，还买下了基地那间靠近体育馆的小房子。他说这笔交易很划算，因为体育馆算是免费附送的。他真的太喜欢那座体育馆了。

于是我的衣服跟杂物就此分散在三个家里：杰克舅舅的新家、波菲迪小姐的家（我把我妈亲手织的毛衣留在那里，这样它们才不会被虫蛀坏），还有我自己家（杰克舅舅在房前立上了“吉屋出租”的牌子）。这让我更深地陷入一种神志不清的、超然物外的、梦游般的状态。有一次，我独自走到码头去等我的父母。我对自己说：我并不住在我的体内，而是游荡在身体的周围，我漂泊着。

① 执行维和任务的部队被派去正在发生战争的地区，主要任务是协调双方停止战争。





杏汁胡萝卜

1. 准备一袋胡萝卜并且削好皮。把胡萝卜切成一块块一口可吃下去的大小，放入平底锅里。
2. 打开一罐黄杏罐头。把黄杏留作别的用途，然后把罐头汁倒进胡萝卜里，加一点水。再加2汤匙奶油及3汤匙黄砂糖（如果你喜欢吃甜些就多加一点，不喜欢就少加一点）。
3. 开火，一直煮到胡萝卜变软为止。
4. 如果在胡萝卜煮好前锅里的液体就开始变得黏稠了，那就再加一点水。在胡萝卜变软时那些液体应该要刚好熬成糖汁，这样就完成了。

